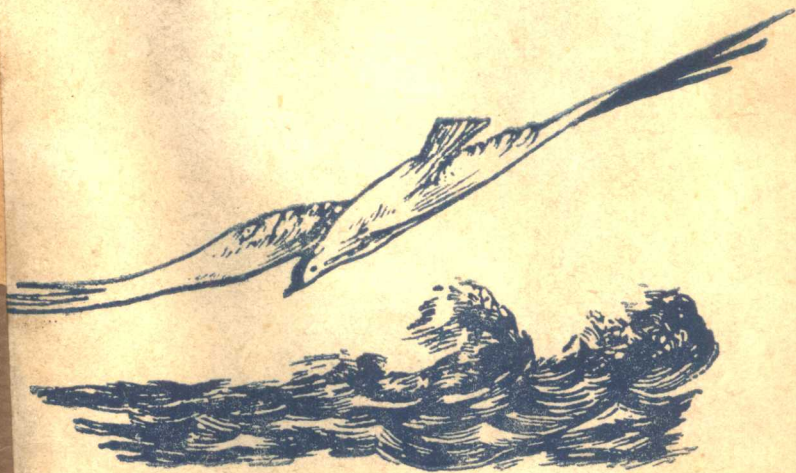


蘇聯名劇譯叢

榮光

古叟夫著 蕭三譯



4095

光 榮

古 變 夫 著 蕭 三 譯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一九四九年·北京

光榮

原作者 古 雙 夫
翻譯者 蕭 三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九年十月
華北第一版

前 記

維克托爾·古變夫（Viktor Gusief）是有名的蘇聯詩人兼劇作家。他年紀還輕，中等身材，白胖，經常戴着眼鏡——有一點兒近視，為人活潑而又嚴肅，和靄的很。他曾經在『真理』報上常發表詩，給許多電影片子寫過歌子。『光榮』這個劇本也是用詩寫的。我譯的時候除幾首歌詞外，只是意譯、直譯，力求保存那裏面的節奏，但是韻腳却沒有工夫完全講究了，也省得勉強，只求其能夠作台詞唸就罷了。這個劇在莫斯科『小戲院』首先演出，曾經連演過二百多次。這次戰爭之前，全蘇聯各地的戲院，很多演出這劇的，它的演出的次數超過當時所有的劇本。作者古變夫在反法西斯的偉大愛國戰爭的時候還寫過一個電

影劇本——『戰後晚上六點鐘』，也是用詩句寫的。影片是拍製成了，放映了，很受歡迎。但是很不幸，作者自己在前綫英勇地犧牲了！現在再出版『光榮』這個譯本，也是紀念他這位同志和朋友的意思。

蕭 三

1949.9.9.

登場人物

(簡稱)……

瑪——莫得里科娃(姓)•瑪麗亞(名)，彼特洛夫
娜(氏)——寡婦，工人妻，主婦，55——65
歲。

華——莫得里科夫•華西里——她的兒子，軍事工程
師，29歲。

娜——莫得里科娃•娜達沙——她的女兒，共產青年
團員，女工，20歲。

麥——麥得維得夫•烏拉地米爾•尼可拉也維奇——
共和國功勳演員，64歲。

林——麥得維得娃•耶林娜——她的女兒，軍事工程
學院的飛行家，25歲。

馬——馬雅克•尼科拉依——華西里的朋友，軍事工程師，27歲。

斯——斯徒登錯夫•沃羅迭——郵差，20歲。

俄——俄徹列特•塔拉斯•彼得洛維奇——軍事工程學院院長，50歲。

車——車爾內赫•米海爾•米海羅維奇——教授，有名的外科醫生，58歲。

女醫生

莫得里科夫家裏的三兄弟，哥里（兄弟之一）的妻，兩個報道者，兒童團員一男一女，看護婦，民警。

第一場在莫斯科文化公園；第二和第四場在軍事工程學院；第三，第六場和第八場在莫得里科夫家裏；第五場在巴基爾小地方；第七場在巴基爾附近『五一』水電站的醫院裏。

時間——今天和明天。

蘇聯名劇譯叢

光榮
幸福
在某一國家內
帶槍的人
廣場上的獅子
栗子樹下
生命在呼喊

高爾基	西荒	愛張	包葛	魏安	尼孔	古羅
貝爾·貝洛采可夫斯	袁一諾	提倫·帥	哥一爾	甫柯	阿斐	三羅
虹譯	夫譯	蘇譯	鵬譯	廷譯	虹譯	塔譯
虹譯	夫譯	蘇譯	鵬譯	廷譯	虹譯	塔譯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二號
上海愚園路五二〇弄二五號

光 榮

一九四九年十月華北初版

基本定價：四元七角

第一幕

第一場

文化公園、茶亭、莫斯科河景、晚上、小划子上的燈火、星光、公園裏遠處的音樂，在全劇中音樂時息時作，時弱時強，在茶亭裏無線電廣播機，牠現在不發出聲音，林娜上，跟着她華西里上。

林娜 唉，我累啦！

華西里 請你坐一坐，將來的妻子，同志。凳子、大自然、廣播機、這就是說，——有保證的清靜。

（都坐下）

林 莫斯科很美麗。
華 晚上對於牠更很相稱。
林 河那邊屋子裏燃着燈火。
華 人們在工作着。
林 在笑着。
華 在跳舞着。
林 這一切叫做生活。

(略停、音樂。)

華 明天是我母親的生日。
你將來向她祝賀。
恭敬老年人，不要驕她。
林 明天要飛行。
華 那一天沒有飛行呢？
我的生命呵，你明天一個人來。
我將在地裏面消閑。
林娜——飛行師。你是鳥，你是鷹。
不會忘記那地老鼠的。
林 難道你是地老鼠？
華 當然咯。
你和風掀起雲外的爭論。
而我呢？真的覺得慚愧。
想起來，我是誰？一個工兵。
我是破壞的，我炸山岩。
這很平常，一下便炸毀了。

林 對，這不是我在生活裏找尋的。
華 你祇需要一陣風。
你便從地面上飛了上去。
你聽見雲中的雷響。
而我呢？我是最平常的。
一個什麼也不見得特別的莫斯科人。
飛行師，我是什麼人，和你在一道？
小玩意，零碎東西，我真要哭。
林 動物學裏的新發明，地老鼠是演說家。
甚至不是演說家，地老鼠會扯蛋。
華 別開玩笑，林娜！
只要你飛上天去，——我自己不是自己的。
不管我在作什麼，不管我在什麼地方，
我升上去跟着你。
我變成一個看不見的人，我溶解。
我飛去，在我的下面是城市，田野。
我圍繞着你的飛機飛旋。
如同地球圍繞着太陽飛行。
林 不會覺得。
華 這怎麼能覺得！
林 溫一溫我的手，我的手凍冷了。
華 你那裏是林娜？你是輕微的烟、風，
飛淺，飛到雲裏面去的。
我們應該一生都在一塊兒。

林 一生？

華 這並不長久，

你的職業是這樣的，——

牠是別離和道路組成的，

不，我幻想有寂靜的一分鐘：

我，你，開水茶壺在桌上……

林 可是我們本來就在一個學校裏工作……

華 是倒是，可是你——在天上，而我——在地下。

（略停）

林 你知道，我很歡喜這裏。

華 是的，大體不錯，好看。

（略停）

林 你有幻想嗎？

華 有，幻想嗎？有？

林 想什麼呢？

華 想喝一盅啤酒。

林 不要再開玩笑了，華西里，我說大的幻想，真正的。

華 我的最大的幻想：

怎樣可以多幾次看見你。

林 你像我的爸爸。

華 謝謝！爸爸是頂好的老頭。

林 有一次我醒來的時候，

他站在我的床邊，

他說：我就回來，你再躺躺吧，

我們，他說，有三十三天不見了。

我，他說，演員，流浪了一生。

但是你，他說，比我好多了。

華 爸爸說得對。

林 不要發愁，華里西，

當風一捲起來的時候，只是叫，響，

當我在自己絕妙的羽翼上，機器把我舉起來，

當我從密密的雲中穿過去，

全身是緊張的，全身在鬥爭，

那時候，你以為，我想什麼？

華 想怎樣下地來。

林 想你。

你知道，我唱歌，

在歌裏而提到你。

華 我？為什麼？

林 那些歌誰也聽不見，除開馬達（發動機），

馬達不會把歌兒告訴任何人。

當我從地面上飛旋上去的時候，

如同你所說的，——

聽見雷聲，

我就想：他在那兒，我的平常的，

不覺悟的，我的莫斯科人？

而我飛，穿過暴風雨，穿過平靜，

在雷電武裝了的雲中間，

我想，我的大孩子在那裏呢……

華 林娜奇加！（Lenochka！）（註）

林 我的可笑的小狗能在那裏呢？

我於是唱那殘酷的離別的歌，

我着急，我飛得更快……

華 假如我現在吻你一下又將怎樣？

林 在文化公園裡？你怎麼的！要罰錢的哩！

華 罰多少？

林 十個盧布，我想。

華 我冒險。

（親嘴）

林 華西！（掙脫）

華 不是我的罪過，——這是我的心。

（親嘴，民警上）

林 華西！民警。

華 讓他罰吧。

（民警舉手爲禮）

民警 對不起，好像，我妨礙了你們。（下）

華 好，現在……

林 經過了政權的認可嗎？

華 何況政權的代表走了。（親嘴）

林娜 這真是莫大的幸福……

註：俄國人名加Chka是表示親密的稱呼。

無線電 『……無線電站WCSPS（註）廣播……』

華 （向無線電機）也許她以後再說？

林 華西！時候不早了，九點過了。

無線電 『……在阿柴烏山區火車翻車了。

塔斯社消息。

兩小時以前在阿柴烏山頂地方大雪崩潰，沖毀瓦起村，雪被懸岩擋住，崩下得慢了些。但是牠對於「五一」水電站和其附近的村莊頗為危險，政府已採取必要的措置。』

（略停，公園遠處的音樂。）

華 我倒不願意住在這個山的底下。

林 我去過，春天，那裏風景好，非常之好。

華 好在我們是在這裡。

這裏路燈照着，

這個河堤：快活的莫斯科的夜晚。

林 大自然……

華 小划子，火光閃着……

林 我和你彼此相愛，晚上。

但是那裏，在阿柴烏山下，他們滾，

哭，在痛苦的寂寞裏哭。

石頭也號哭着往下滾，

吹着黑的，死的風……

華 而這一切叫做生活。

註：『WCSPS』是全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的簡稱，蘇聯有一個無線電台即以此為名。

(尼科拉伊·馬雅克上，他走的快，很興奮的。)

馬雅克 莫得里科夫，好在我遇着了你！

林 馬雅克？

馬 林娜·麥得維得娃？你也在這裏？

假如你不說，我會認不出來，

俄徹列特命令我到學院去，

談話……

華 談在阿柴烏山翻了車的事嗎？

馬 (興奮，差不多高興) 你料想得到這件禍事麼？

鳥都嚇得發瘋了。

華 你爲什麼高興呢？

馬 因爲我能和自然界戰爭，

我抓住牠，我這樣捏緊牠……

林 我給你握手，尼科拉伊·馬雅克。

馬 謝謝，林娜。

興奮地，發着聲響。

飛機向着阿柴烏山飛去。

一架飛機將我舉到天上。

我自告奮勇去作這個工作。

林 祇能派你去嗎？

馬 朋友們，我很難在一個地方站住。

星星，雲，月亮，都市——

牠發光，發響，

在這裏面我的生命消失了。

朋友們，向我搖你們的手帕子，
在可怕的路途中我看見成功。

華 若是忽然你會犧牲掉了呢？

馬 犧牲？算得什麼。

我够勇敢的活着。

假如犧牲：——也隨他。

華 小心點！你是工程師，你知道的清楚，
在爆炸的時候是多麼危險呵。

馬 我想得到，但是我相信，
我是不能死的。

華 好根據！

這可不是在月亮底下，在花園裏散步呵。

馬 你老是嘰哩咕嚕的，但是我喜歡你。
多一點勇氣，華西，不要別的。

請你相信，我和大雪相繼是會很剛強的。

華 我是你的朋友，哥里加，我不放心。

馬 華西，你簡直是安琪兒！

華 安琪兒——土工兵！

馬 難道你失去了少年氣概。

林娜，再見，我已經去的遠了。

假使把我的屍身運回來，

朋友們，莫忘記了我馬雅克！（下）

（略停，公園裏遠處音樂。）

華 （向馬）演員的天才倒不壞。

只是嗓子有點毒氣，
我呢，認爲：大自然，
根本上是不好玩的東西。

林 （沉思，沒有聽）你看，他去了，爲這樣的事業，
輕輕地，自由地，手裏拿着花。
相信我，華西，過一個星期以後。
全世界都會知道馬雅克。
在克里姆（註）的療養院裏將唱關於他的歌，
在阿姆斯特克的街上，在莫斯科的戲院裏，
在他的背上會感覺得有羽翼……

華 （半開玩笑，半憂愁）我雖然是安琪兒，可是羽翼——却
沒有！

林 （微笑）我很愛你，華西。
你是好人，你正直，你完全是自己人。
可是我願看見你的力，
有他所有的那樣的力。
他對於時間的經過感覺得深刻些。
他有權力，他對生活看得不同些。
他是個出色的人。

（略停）

華 出色的？這是什麼意思？

——幕下——

註：克里姆在南歐黑海邊，建立有許多休養所，療養院，風景絕佳。

第二場

開幕前軍事工程學院院長俄徹列特對學生說話，
似乎學生們就是戲院裏的觀眾。

俄 夜間雷雨順着山坡跑過來了。
照耀着岩石，摧毀着樹木。
大塊的雪像雲，像雷霆，
掛在『五一』水電站的上面。
旁邊有個村子，那裏住的有幾百個人。
他們的工作是我們引以自豪的。
那個水電站，呵，關於牠
許多的詩人寫了一些長詩，
在充軍的地方，在監獄裏，在僻遠的西伯利亞，
我這一輩的人都幻想過牠，
我們把牠建設起來了，我們愛牠。
我們的一部份生命都放在牠的裏面。
在開始的時候多麼困難呵！
可是我們肩並着肩地走。
伊里奇沒有活到現在，我們
在電站上爲他立了銅像。
於今半個山向着他滾來，
土噉，赭色的大石頭噉。

是的，祇有爆炸，立刻就爆炸。
才能分解這個山的移動。
這山和猛獸一樣，到來了，靜止了，
一會兒又毀了，動了，滾下來了，
牠好像一隻猛虎，
應該在牠跳起來之前打死牠，
爆炸！而執行這個任務
交給了我們的學院。
時間是很少很少了，
飛機等着我們在六點鐘出發。
航空總司令的命令
給最快的飛機，
大雪向阿柴烏進攻，
黨決定了要打退牠。
布爾塞維克現在決定
和盲目的自然界作戰。
這一個光榮的使命。
落在我們中間十一個勇士的身上。
大雪會知道他們的名字。
你們爬到牠那裏去，穿進牠的間隙，
然後呢，然後把大雪推倒，
把牠丟到山谷裏面去。
顯出你們的力量、熱情。
我相信你們的布爾塞維克的精神。

十點鐘的時候你們準備着，

十一點——

隊長，——

爆炸。

（息燈，短時間的清靜裏，聽見唱歌，低微的男子的聲音。

北風吼着：『紮緊些！』

唱歌呵，唱歌。

這一個用袖口擦眼淚；

用手掌一揮，那一個。

俄徹列特的會客室，俄在打電話。）

俄 黨委員會？阿塔爾別科夫？

給你搵手，是的，是我。

爆炸的事情有兩人可以去做——

莫得里科夫和馬雅克。

現在在莫斯科只有他們兩人，阿塔爾別克……

（略停）

對，這兒用不着喜歡吹牛的

這兒應該有一個隊長，

預備去犧牲的人，你懂得嗎？

這不是簡單的爆炸，

而是應該預料到風和雨。

這是到敵人後方去，要勇敢，沉着。

這是沒有許多準備時間的。

這裏，死是必然的。

死藏在每個石頭裏面。

馬雅克已經報名了？我知道。

莫得里科夫？還沒有對我說什麼。

我叫了他們兩個來，大概在等着。

是的，這不是瞄準放槍：

過二十分鐘我再告訴你，（放下電話筒）

喏，隊長，決定吧（按鈴）

（值日的上）

叫馬雅克來，

（值日的下，馬雅克上）

馬雅克同志。

你自然明白。

爲什麼我叫你。

馬 是，我第一個向您報名。

我等待命令。

俄 你的堅決心很好。

但是你懂得任務的困難麼？

馬 我們每個人都是要死的。

我們每個人死了都有人哭。

或早或晚，用不着歎息。

我相信我自己的星星。

俄 好，相信自己——這很不壞。

不相信自己便不會有前途。

你完全明白這個任務麼？

馬 院長同志，您相信我。
現在應該幹起來，飛，炸。
想的長久是不會有用處的。

俄 你知道，想的多
並不就是想的久。
比方說，忽然鳥也不飛了。

馬 我的一切志願向着鬥爭。

俄 只這一條還得不到勝利。
甚至革命也有預演。

馬 革命也許有預演，立功立業是沒有預演的，
你想吧，山；在我的上面——星星，
下面——有些個生命，有些個小的屋頂。
我會成就我的事功，當……

俄 當我準備的很好，
當我愛這些小屋頂，
和這些小的人們，我應該救他們。
這些我們都聽見說過，
這些都應該記上。
記上！

馬 不過兩點鐘之後，
飛機飛起了，沒有比這更響亮的歌！
對於我，現在，這是最大的事：
或者我飛去，或者我自殺，（感覺得俄徹列特的驚奇的動

作。)

我不是這樣說的，字眼不夠。

請你下命令：飛上去。

俄 好，但是，你說，莫得里科夫

能不能完成這個工作？

他身上能不能找到一片火光

足以完成爆炸？

馬 你的問題使我奇怪，

交給一人也就行了……

俄 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馬 我找不到恰當的話語。

自然，風不會吹倒他的，

自然，他會服從你的命令，

但是，不會有多的……

俄 這是怎麼說？

他不知道戰鬥的火光嗎？

他只能解答別人的問題嗎？

馬 他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議論他。

(略停)

您的決定呢？

俄 現在什麼決定也沒有，

稍微晚一點，您會知道關於他的事。

請你叫莫得里科夫到我這裏來。

(馬雅克下，莫得里科夫「即華」上)

嚕，莫得里科夫，你好嗎？

華 好。

俄 你猜得着有什麼事麼？

華 一切都很明白，院長同志。

俄 應該幹起來，迅速而勇敢。

你準備好了沒有？

華 準備好了，

但是馬雅克……

俄 現在不說他。

你準備好了沒有？

華 準備好了。

俄 「五一」水電站。

幾百個人，你要懂得

這是你光榮的任務。

華 我懂得。

俄 但是在你的聲調裏沒有鋼。

信心在那裏？豪氣在那裏？

華 院長同志，爲得要唱歌，

至少要有嗓子。

我沒有這個嗓子，

我不能唱高音，

請允許我重複我的回答：

既然馬雅克不願飛，我準備飛。

俄 可是你自己覺得有決心沒有？

華 我不比水還清靜，也不比草還低。
我也可以高叫：『我努力！』『我願意！』
今天的天上很冷，很空。
雖然這裏不是爲什麼情感的地方，
他們說的，這一切的情感。
那是嚴重的事業，小心點。
這個散步不是鬧着玩的，
而我有真正的生活，
牠不要爆炸也是很明朗的。
說一句我『願意』——會是句空話，
說一個『不願意』——會是撒謊，
這一種推動我的情感
不容易很快找到牠的名字。

俄 牠比一切的感情都有些力麼？
華 我有一點兒害怕，也有一點兒愁悶。
牠比一切渺小的『願意』都高。
叫牠作什麼好呢？

俄 蘇維埃的情感？

華 人在火裏。

俄 而且是怎樣的人！

馬雅克呢？他能不能對付這種火？

華 這個問題對於我很困難，
他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議論他，
不，怕什麼，我說吧，飛，他是能够的，

他勇敢，他做這件事情按照法令。

只是他在那裏所看見的不是人們。

俄 而是什麼呢？

華 不知道，名譽，光榮。

俄 你個人對他不好嗎？

華 個人？

俄 個人。

華 這是怎麼說？

我現在這樣說，
因為我不能說別的。

俄 可是，他的意志很堅決，
他全心向着爭鬥。

華 這都是真的，但是我奇怪——
對這件事如何能輕易地決定。

俄 但是你決定不決定？

華 這是命令嗎？

俄 馬雅克沒有力量作這樣的工作麼？

(略停)

華 現在五點鐘了。過一點鐘
我將在飛機上。

俄 再見。

華 你怎麼了，塔拉斯·彼得洛維奇？

我回來，我給您帶烟來。

不要皺眉。

俄 與其流淚，
不如綳眉。

華 神經的關係，塔拉斯·彼特洛維奇？

俄 （微笑）年齡的關係呵！
兄弟，我是秋天的時代了，
好，得了。等一等，我給你
最後的消息。

（再聽見遠處歌聲，華一個人，走向窗子，翻桌上的
東西，好像不能集中他的思想）

華 今年多少紫丁香花！

歌，太陽，桌上的光線。

塔拉斯·彼特洛維奇老了，老了。

我呢，看來是不會老的。

林娜請我替她買一本書。

這是什麼在飛？蜜蜂還是黃蜂？

好了，莫得里科夫·華西里同志，

你還剩下二十四個鐘頭。

過一個晝夜，路途就完了。

但是，這有什麼！其實一切都要完的。

差不多是一定的，差不多，差一點兒，

而『一點兒』在莫斯科是不算數的，

（歌聲漸近）

朋友們，來握手吧。

噢，鬼，夜裏唱起來了。

倒也沒有什麼，不，
也應該習慣於孤獨了。

（歌聲完全在一旁了，唱的是：

『在我們隊伍裏有兩個朋友，
唱歌呀，唱歌。

假如這一個憂愁起來。

那一個笑笑呵呵。

兩個朋友常常吵嘴。

唱歌呀，唱歌，

假如這一個說『是！』

『不是！』——那一個說，

朋友們，誰會想得到，
唱歌呀，唱歌。

一個在戰鬥時受了傷，

別一個把他救活。

於今隊長喊他們到面前。

唱歌呀，唱歌，

你們一個去到西方。

到遠東去，別一個。

兩個朋友笑了一笑，這算什麼！

唱歌呀，唱歌。

『我真討厭你』，——這一個說了。

『我也討厭你』，——那一個說。

可是時候很少了。

唱歌呀，唱歌。

這一個跳上了汽車，

坐上了飛機，那一個。

北風吼着：『紮緊些！』

唱歌呀，唱歌。

這一個用袖口擦眼淚，

用手掌一揮，那一個』。

唱歌的在台上走過，華一道唱，歌者歌聲遠去)

華 一般地說，聲音很美妙，

他們唱的很好，

好啦，二十四個鐘頭，

一千四百四十分鐘。

可以說，時間還多的很！

到腐爛的時候還更遠。

內中十分鐘我能看見母親，

十分鐘我和林娜談談。

(俄上，交消息彙誌給華)

俄 就是這樣，過一個鐘頭你在飛行中。

華 是！

俄 我等着報告，明天，六點，

(握手，華去，俄拿起電話筒撥號碼。)

俄 阿塔爾別克？我派了莫得里科夫·華西。

我給你解釋。是的，不要奇怪。

(息燈，在台旁歌聲又大作)

北風吼着：『紮緊些！』

唱歌呀，唱歌，

這一個用袖口擦眼淚，

用手掌一揮，那一個。

——幕下——

第三場

莫得里科夫的家，景分兩部份，左為很小的前室（廊），壁櫃，右為較大的房間。桌子上鋪桌布，擺好了晚餐用的東西。主婦瑪麗亞·彼特洛夫娜在前室壁櫃內找東西。

瑪 （喊）娜達沙！魚沒有燒魚吧？

（娜達沙的聲音）：平安無事，媽媽！我在這裏！

瑪 糟糕，碟子不夠。

去找鄰舍。

（門鈴響）

誰呵？

斯徒登錯夫：（在門外）開門呵，老媽媽，送信的。

（瑪開門）

瑪 呵，沃羅迭！有信嗎？

斯 敬禮，三封電報。（交電報）

你的女兒在那裏？有她的掛號的包裹。

瑪 我轉交給她。

斯 （不安）怎麼，她不在家嗎？

瑪 我轉交。

斯 不能。

瑪 我是她的母親呵。

斯 按照人民委員長的命令，

我應當親手交給她。（故意大聲地）

她是不在家？

瑪 小聲些，小聲些！

斯 我剛才在窗子裏看見了她的。

瑪 你這些信不是自己寫的吧？

好，你給她，但是要當我的面。

斯 當你面？爲什麼？

瑪 不干你的事。

娜達沙！

斯 當你面，我不能交。

瑪 噢！

（娜達沙上，很快理會了環境）

娜 媽媽！魚通通燒枯了，

瑪 （跑去）

娜 現在只有我們。

斯 （匆促）娜達沙！四點三十分下工。

研究班的課取消了。

五點四十分閉幕。

娜 那怎麼樣？

斯 一定，娜達奧加！（註）

我求你——看電影去，

娜 胡說！

斯 爲什麼？

娜 我不能，

斯 爲什麼呢？

娜 媽媽的生日。

斯 這與我有什麼相干？

娜 我們家裏今天有盛大的晚餐。

全家的人都要集合的，

斯 娜達沙！

娜 胡說！

斯 得了，不要使性子了，

或者我們去看『海上暴風雨』，

或者我不管還有許多電報要去送，

倒下去，躺在這門檻上。

娜 演那齣奧塞羅！

斯 娜達沙，你原來就願意的嘛！

娜 糊塗！媽媽來了！她的腳步響，

斯 娜達沙，我沒有法子！

娜 奧塞羅！好吧。

註：娜達沙或娜達奧加，也是表示親密的稱呼

斯 過一點鐘？

娜 快跑！

（斯跑去，在門口和烏拉地米爾·尼可拉也維奇·麥得維得夫碰着了。）

麥 （朝斯背）年輕的人，愛情會損害你的！

（向娜）爲什麼那個信差這樣快的溜了？

娜 （轉變話頭）烏拉地米爾·尼可拉也維奇。

爲什麼您沒有去俱樂部？

爲什麼你沒有來教課？

我們却都集合了……

麥 換了戲。

我的課算什麼？您不需要牠。

娜達沙，在你的心裏不是這樣嗎？

不是戲劇而是送信的進去了，

阿哈，臉紅了！你的微笑

像一朵花，如同詩人所說的。

娜 （不好意思）烏拉地米爾·尼可拉也維奇，不要响吧。

瑪的聲音 娜達沙！

（娜跳去，麥走進房子來）

麥 大概華西和女兒都不在。

（瑪上，手拿電報）

瑪麗亞·彼得洛夫娜，慶賀慶賀。

祝福你千歲健康！

請收下。（交禮物）

瑪 香水。

麥 紫丁香花的香味，
春天的一束花，如同詩人所說的。

瑪 哎呀呀，你，真笑死人。
謝謝。我一百年沒有擦香水了。

麥 誰打來的電報？

瑪 他們打來的，伊洛托夫，兒子們。
呵，現在的孩子們！只是痛苦。
叫他們回來，叫他們——回家住一天也罷。
這是伊凡發的（示電報），從海參崴發來的。

答應回來。寫信——沒有可能。

這是軍人，嚕，那裏只是命令。

長官說了，你就得做。

這一個！哥里加。大學教授！在加桑！

好像，很近，但是說，不能回家。

得了，由他去吧，也許是要上課。

彼得加好孩子：在阿爾巴特住。（註一）

可是給我打電報到塔干克來。（註二）

從那條街打電報到這條街。

阿爾巴特——從屋頂上看得見牠。

他也知道我的生日是八號，

寄了錢來，我可有點心裏不高興。

我却給他們都預備了吃的東西；

註：（一）是莫斯科的街名，（二）是莫斯科的一個區名。

我究竟是他們的親生娘，
我這一雙手都抱過他們的，
你的那個飛燕會來嗎？

麥 誰知道？

也許她在那堆雲裏頭哩。

瑪 唉，可恥！一個女孩子也放到風裏去了。

她要在那裏面幹什麼？

麥 孩子！孩子！老年人的安慰，

我想過，她將來是個女演員。

我想過，過了多少時候，

當我老了，衰朽了的時候，

我用我的顫動的手

把她帶到社會上去，

一個戲院出現了，

女演員上台了，

人們用眼淚回答她的表演，

我呢，在後台用手抓住，

抓住我的心而死去。

林娜，我的寶貝的女兒，

我看不見你了，我已經上年紀了。

鳥是很好的，但是牠會飛去的。

孩子你和鳥一樣。飛了來——會又沒有了。

瑪 你的的是飛行師，可是我的有本領的青年。

作點工作，安慰安慰母親也就夠了。

麥 他們現在都是飛行師，
他們的心命令他們飛。
瑪 真好他們在地上走走呵（記起來了）
喂！把酒瓶打開，快點。
麥 詩人說的：

打開瓶子這不够，
而應該把瓶子淘乾，
生活是黑暗的森林，不是明朗的田野，
而這種輕氣好像太陽的光線。

（兩人下。林娜及馬雅克上）

林 你應當和他說明，哥里，
你不飛嗎？
馬 對，不飛
我的過去的親愛的朋友華西里……
林 過去的？
馬 因為甚麼，我不明白，
他實在費了不少的心力，
讓自己飛去，代替着我。
我猜到這裏面的原因，是，
勳章可以裝飾他的胸脯。
在結婚之前高陞高陞當然不壞，
冒着險，勝利了，閃耀獎章，
至於我是他的朋友，我編名第一個，
我決心冒險，用我的生命，

我說話太多，我燃燒了自己的神經——
這些都與他有些什麼關係呢？

林 等一等，馬雅克，你灰心喪氣的。

馬 唉，算什麼！讓他飛去吧，沒有什麼，

華西里，很明顯的，是要當英雄。

可是，他永遠也不會做英雄的。

他的神經是橡皮作的。

大火對於他的心也不危險。

（莫得里科夫「即華」上）

華 像民警們說的：

對不起，好像，我妨礙了你們？

林 華西里！你應當和他說明，

華 他不是姑娘，再則他生氣。

馬 （對林）你看！他永遠沒有決心。（解釋）（下）

華 （朝馬後）朗誦專家，第四卷書。

林，不要用這樣責備的眼光看着我。

林 不預意和他說明，和我解釋呢？

華 問題關係死，關係生命，

他都鬧起老鼠叫。

林 老鼠叫？我真不懂。

雖則我願意懂。

你不是代替尼科拉伊飛去麼？

華 是的，過十二分鐘之後我就飛去。

林 你的行動值得鄙視。

華 林娜，輕一點！

林 我不輕快，
一直到院長那裏去。很可疑的。
這以後你還是什麼人？

華 我？還是莫得里科夫，

林 不要閃躲，結果不會好的。
你想，你對於朋友的勇敢
是怎樣對待的，——
毫無尊敬的熱情。

華 你要明白，這些一切都不是什麼慶祝節日。
不是簡單的軍樂隊的銅響起來。
馬雅克不飛，因為作這一工作，
他不飛比較適當些。

林 好，就算你說的對，但是
爲什麼一定要你飛去呢？

華 因爲，爲着事業，只有我去
比較適當些。

林 不能是這樣鎮靜的。你要懂得！
大概你是不怕一切威嚇的。

華 可以說整個生命是炸藥，
一生什麼也爆炸不了。
一般地說：林娜，我們不爭論這點。
這幾分鐘我們不是這樣過的。
祇要想一想，很快就……

林 很快就什麼？

華 很快……我就要飛了。

林 一路平安！

華 爲什麼這樣愁悶？

你說，我什麼事傷了你的心？

林 我祇是有點嘔氣。很大的情感

你給弄卑俗了，弄得渺小了。

華 我愛你！

林 這不夠。

愛——華西，誰都會的。

我願意很熱烈的愛，

愛要是高貴的愛，

牠應該和鋼似的發光，

牠應該是戰鬥的支柱，

我願意你的一切性格，特點

肯定着，發揮着我的愛。

願你的情感，震響地，燃燒地，

在我的血裏面找到回響，

你對尼科拉伊的行爲是卑下的，

你給我的愛受了傷，

華西，我不是那樣的女人，

和物件相比擬的女人，

我對你的愛愈多，愈深，

對你的不好處就愈加少原諒。

我現在覺得很不舒服，
對不起，留着和你在一塊，我不願意。

華 這一切，林娜奇加，都是對的，
但是，林娜奇加，過於誇張了，
我飛去了，林娜。

林 那又有什麼？

華 也許我不會回來。

林 不要開玩笑。

我放心，你是慎謹的
一定去碰死你是不能去的。
一路平安！再見，華西！

華 林娜，不要走！

林 我很困難在這裏。

別了，我的親愛的。（下）

華 這也許是最後的十分鐘！

她對我說：不要開玩笑！
莫得里科夫，你的情形，不妙，
你常常肯定說：『差不多』——
這還不是『一定』。

華西，你想想，不要和雕像（偶像）似的站着，
噯！這是什麼飲食，什麼酒席！
熏魚。魚子。香腸。酒杯子。

（瑪上）

瑪 謝謝，華西，沒有忘掉，

我，說老實話，哭了一場，
誰也不來，無論怎麼邀請，
彼得，伊凡，哥里，一個也沒有，
但是你沒有忘記我的生日。

華 呵，生日！祝賀你。

瑪 坐吧。都冷了，我忙去了。

林娜在那裏呢？

華 媽媽 你原諒我，
我要起飛了，

瑪 飛到那裏去？

華 夜裏兜一個小圈子。

緊急的事情。

瑪 兒子，你要懂得，
爲着母親，事情可以稍緩一下（去辦）。

華 媽媽，你緊緊地抱我一下，

瑪 （哭）解放一個晚上也可以的吧。

華 媽媽，留下有妹妹和你在一塊。

娜的聲音媽媽，魚又燒枯了！

華 我也是時候了，你也是時候了。

瑪 快些回來呵！（下）

華 （走近窗）風呀，風！
牠從南方吹來，打着臉。

好呵：活在世界上！

得了，別了（再見）。

(華下，在門口碰着斯)

呵，司徒登夫！

我正需要你，我要飛行去，
去很遠的地方，有點兒危險，
站住，你能守秘密嗎！

斯 守得和墳墓一樣！

華 這倒太過了。

你想像吧：恰好

我病了，受了傷，危險的地方，
你收到關於我的電報，
你不要給我的母親，
你交給我的妹妹，娜達沙，
明白了？

斯 (高興) 祇要收到你的電報和你的信，
通通交給你妹妹娜達沙，
但是我想，不會有什麼事的，
你會很健康的回來。

華 再見，

斯 再見！

(華下)

這樣一個平常的少年
有這樣一個不平常的妹妹！(看錶)
過一刻鐘就要放電影了。
糟糕！老媽媽！不幸！(躲在門背後)

(瑪和娜上)

瑪 他這樣傷了我的心。
來了又走了，沒有說上那兒去。
桌子上——擺得滿滿的，
我看，都會白丟了的。
烏拉地米爾。尼科拉依奇，就只你……

斯 (從門後) 娜達沙！

(娜聽見了)

瑪 和我一遭……

娜 媽媽，我要出去。

瑪 上那去？和郵差去？

娜 一點不錯，

瑪 不允許。

斯 娜達沙，快點！（跑下）

瑪 上帝，禁止郵差
當面把女兒引去！
上帝，禁止飛機
把兒子們載上天，
把他們和可咒罵的工作分開，
把他們引到這裏來，半點鐘也好，
送他們一陣風，吹到家裏來。
叫他們安靜地，親愛地住下去。

(略停)

不過——這樣的孩子們

他們不會聽信你的。

(麥上)

麥 我打瞌睡了，有什麼法子，——老了。

瑪麗亞·彼特洛夫娜，他們在那裏？

瑪 通通跑了，剩下，

烏拉地米爾·尼科拉依奇，我和你，

麥 華西呢？

瑪 走了。

麥 娜達沙呢？

瑪 去了。

麥 林娜呢？

瑪 不見了。

麥 我的也沒有？

我看人真少。

瑪 只有兒子們的電報，

真的都發瘋了。

你說：人們這樣忙，到那兒去？

每個人都要死的，死自己會來，

不要提牠，牠不會忘記的。

華西興加走了，現在想他；

也許他是飛去死的。

麥 於今的孩子們，只是

將生活大概地告訴我們。

瑪 嗚，我們的晚餐怎麼辦？

設備得好好的，但是沒有人吃。

麥 每樣吃的東西都要吃掉，

如同詩人說的。

演員是不讓飲食白丟了的。

不要牠長久地在箱子裏藏着。

請坐，爲你的孩子們，

飛行的，游泳的……喝一杯！（舉杯）

——幕下——

第二幕

第四場

俄徹列特的會客室。第二場的佈景。晚上。俄徹列特一個人。

俄 八點鐘過了！莫得里科夫應該在六點鐘左右作詳細的報告。應該。也許他被打死了，也許大雪在他的棺材上轟打，也許他的手掉下來了，也許現在岩石在慶祝牠們的勝利。（按鈴）

（值日的上）

馬上叫馬雅克到我這裏來。

(值日下)

我不能再等了，這就是說，——他死了。(記起來)

『我飛去，今天的天上很冷，很空，』

是的，雖然這裏不是爲什麼情感的地方，

他們說的，這一切的情感。

我再不能和他握手了，

『我給你帶烟回來！』大雪大塊子。(看錶)九點了！

(麥得維得夫小心地上)

麥 我進你房裏來沒有報告。

對不起，我坐下，膝頭骨打顫。(坐下)

有點着急，我睡不着。

請你對女兒，麥得維得娃·林娜……

俄 呵，您是麥得維得夫！

麥 不要響！

請您不要對她說我來過這裏。

她很驕傲的，和她的母親一模一樣，驕傲。

俄 嗚，那怎麼呢？

麥 她是未婚妻呀。

俄 誰的？

俄 莫得里科夫的。

俄 這不是新聞，未婚夫不壞。

麥 不壞，但是他在那裏，晚上跑去了。

響雷，發電……不能等了，

本來林娜對於你主要的是飛行師，
而對於我主要的是女兒。

俄 她很鎮靜。

麥 鎮靜？怎麼成！

我家裏的牆很薄——新房子，
我聽見她一時起來，一時躺下去，
一時拿書看，一時喝水，
一時叫起來，聽見鐘響的時候，
一時打開窗子看閃電雷雨。
在表面上她很嚴肅，——軍長。
內心裏她是個女孩子，小孩子。
聽，她的腳步響。

她上你這裏來，我知道，你相信吧。

若是華西里死了，犧牲了，
不要馬上對她說死的事情。

我是父親，誰都懂得我着急。（起立）

俄 請坐。

麥 身體不很康健，

您看：女兒是飛行員。

父親可不行。（喝水）

呀，林娜、林娜！我記得在加桑。

有一個演員，叫叔朋，是個情人。

他愛上了一個女演員。

訂了日子結婚，忽然他死了。

女子哭了三天沒有起來：
第四天已經遊蕩起來。
第五天遇着了一個新的，做買賣的。
第六天便和他上巴黎去了。

俄 這也是性格。
麥 但是林娜不同。
她的心裏只存着一個愛。
請你了解我！

俄 我懂得。
委 也許他流了血？
他從那裏能回來嗎？

俄 從那裏！
麥 從月亮那裏！
難道你還派他到好地方去嗎？

俄 你應該安慰你的女兒。
莫得里科夫現在作着危險的工作。
他明天會回來。

麥 我可以安慰林娜。
我不怕碰見她。（林上）
哎喲！女兒！碰到了。

林 父親，你爲什麼在這裏？
麥 怎麼爲什麼？有事。（客氣地對俄）
院長同志，這是票子，請你看戲。
（對林）你來作什麼？

林 (着急) 爲的…要院長一篇文章給報紙的……

俄 一切平安無事，麥得維得娃，我寫。

一切平安。明天華西里回來，

會抱未婚妻，供母親歡喜。

雖然你們沒有請我，

我希望在你們結婚的時候來喝一杯喜酒。

林 (不滿意) 父親！

麥 耶林娜！輕一點。

你在地下，不是在飛機上。

你雖然是飛行師，不要忘記，

我是父親，不是駕飛機的機師。

再見，院長同志，敬禮。

(兩人都下，鐘響九下)

俄 鐘響起來就好像雷響。

九點過了。(按鈴)

(值日的上)

沒有報告嗎？

值日 沒有。馬雅克在等候。

俄 叫他進來。(值日下) 好，就是這樣決定。(馬上)

你的情緒怎樣，馬雅克同志？

馬 情緒不很好。

俄 不要愁悶。公開說吧。(看錶) 九點過了！

馬 難道你以爲我胆小？

以爲我不執行你的命令？

以爲我見着死會發抖？

俄 假如我認爲你是怯懦之輩，
那麼我不會這樣和你說話的。

馬 大概是只有你們倆人在這裏的時候，
莫得科里夫在你的耳邊，
低聲地說了些什麼話……

俄 喂，隊長，
不要侮辱你的朋友，
再則他也許不能向你辯白了。

馬 什麼？

俄 三個鐘頭沒有消息，
我還在等哩。

馬 等不到了，請相信——
這種沉默就是回答。（稍停）華西興加是死的，
周圍是春天。

俄 他曾經知道，死是準定的。

馬 曾經知道？（略停），現在他什麼也不需要了。

俄 是的。光榮——這不僅是獎賞。

馬 我尊敬他的紀念。
我愛過他和弟弟一樣。

你假如派了我去，
也許能得到別一種結果。

可是他跑了，手一揮，現在。

俄 我相信他比較深些，所以派了他去。

馬 就爲的試驗我，派我去不好麼……

俄 這只有在戲劇裏是可以的。

先派一個去，讓他失敗，

然後再派第二個去，使他勝利。

但是在實際生活裏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

我是軍長，我不能只有九十分的相信，

我要相信一百分，

我既然相信你，

我說出來，但你不要奇怪。

當我看見一種過度的熱情的時候。

我常常害怕牠是靠不住的。

你那時簡直有點發狂。

我假如叫你去，你大概要走到星球上去。

不想像行星中間的距離。

你要懂得，單是勇敢，是不夠的。

應該檢查一下武器和自己的心，

光榮是從事業的中間得來的，

假如這事業是值得的。

你說：『不過兩個鐘頭，

飛機就會飛上去，』

話是說得好聽，

你說過之後，我是完全明白了，

馬上便決定了，派別一個去。

馬 這是說，你對我這樣的嚴格，

祇是爲的於我有益處？

俄 我們的黨甚至在大災難裏面，
也教育人的。

馬 可是我的將來是沒有希望了，
我是第二等人。

我有用處，但是是第二等的。
我怎麼辦呢？

俄 你怎麼辦？

馬 是的，怎麼辦？

俄 準備飛行，馬雅克同志。

馬 飛行？

俄 大概是遇到不幸的事，
假如他死了，任務沒有完成，
假如大雪塊還活着，
——你就爆炸牠，明白了？

馬 明白了。

俄 假如他和同志們死了……

（值日上）

值日 人民委員會請你聽電話。

（俄速下，馬一人）

馬 死，無窮的清靜。

他已經不是今天的，他是昨天的了。

爲什麼他要光榮？

爲什麼呵？這是什麼回事？我怕嗎？

不，我的意志是堅決的。

（俄跑上）

俄 聯繫斷絕了。電報！

聯繫斷了。暴風雨！

目的達到了。

馬 怎麼的？沒有犧牲？沒有損失？

俄 莫得里科夫炸了雪崩。

馬 他沒有受傷？

俄 不，他要死去的。

馬 那麼，我不要飛去了？

俄 不，（馬站不住，踱步一下）你怎麼了？

現在外科醫生飛到那邊去。

馬 一切都這樣突然，不飛了麼？

俄 祇是，大概來不及了。

馬 那麼我不要飛去了？唉，華西里，小心點，

全國擁護你，和親人一樣。

我還剩下有什麼呢？

俄 生命，莫得里科夫沒有的命。

——幕下——

第五場

（阿柴烏山頂附近。巴基爾地方。一座不定形的小房子，也可以是『獵人家』屋台階伸出來，兩個掛着簾子的窗戶，淡淡的燈光，深晚，雷

電，大雨，在房子前的台階上兩個兒童團員)

女童 昨天把他拾到這裏來的。

男童 他一定很冷，你對他說什麼？

女童 唉！我準備好了，又忘了。

我對他說，我們很不放心，
我們的隊派我們來的，
我們兒童團，我們。……

男童 短一點，他很弱的。

我知道，你一開口就高興了。

可是現在天黑了，很快就是夜裏了。還有雷雨。

女童 那末你說。

男童 我不是演說家。

我冷。

女童 很簡單，你是一句話說不出來。

男童 我冷（生氣）。

女童 你看，開玩笑也不行。

（略停）

假如我是個女飛行師，

我把莫得里科夫用飛機載到莫斯科去了。

男童 大雷大雨呢？

女童 那我飛的比雷還高，

我在黑暗裏能找到道路，

你也飛去，還是留在家裏呢？

男童 假若給我一件大衣，我也飛去。

(略停)

他大概不能活了。

女童 在雷雨之前，差不多是夜裏了，

由莫斯科飛來了一個大夫

名叫車爾內赫，很生氣的（脾氣很大的）

男童 很生氣？

女童 很生氣。

對什麼人只是喊，只是罵。

(略停)

男童 莫得里科夫叫什麼名字？

女童 叫華西。

(略停)

男童 醫生也有和氣的沒有？

女童 也有，不過很少。（聽）大夫！

男童 走！

(兩兒童團員跑下)

(車爾內赫上，女醫生陪他上。她很疲倦了，一面走，一面着急地對車)

女醫生 許久沒有知覺，呼吸很勉強，

看着他心裏難過。

車 (生氣) 這一個晝夜你吃了點什麼沒有？

女醫生 (不解) 沒有。

車 馬上回家去。

女醫 心是鋼的。

儘多不過延長一個鐘頭了！

記念着母親。

車 這一個晝夜你睡了多少？

女醫 兩個鐘頭。

車 去睡覺，再見。（向她伸手，進屋子裏去）

（屋子的牆壁打開。不大的房間。在一張行軍床上躺着莫得里科夫。一個看護彎着腰在招扶他。車急步走到床前）

車 輕一點，這不是蘇布袋。

小心一點，好像這並不難。

（看護出去了。華醒來了）

醒來了！怎麼樣？

華 大體很好，

車 情緒如何？

華 一般地很不壞？

水電站怎樣了。

車 救出來了。

華 大雪呢？

車 你作的很勇敢。

你這樣把他一捧，

他在遠遠的懸崖上成了灰，消失了。

華 人們都沒受傷吧！

車 傷了一個，不要緊的。

彈片打了肩膀。

華 這是說，隊長比什麼人都吃虧的多。

車 這是每個隊長的命運。

華 我還可以活多少時候？

車 一百歲。

華 大夫，不要開玩笑。

車 開玩笑我不會。

頭覺得痛嗎？

華 不，教授，昨·我和她吵嘴了。

車 和誰？明確點說。

華 和林娜。請你瞭解，

她沒有聽完我的話，她沒有明白。

車 病人！也許把大會停一停，

以後再討論你們的問題？

首先，你睡睡，是的。我不瞞你，

情形是很嚴重的，需要安靜。

華 在自己的的血池子裏游泳，

手能觸到血的奔流……

這不是很快活的事，媽媽，媽媽！

林娜，你記得麼？在樹林子裏，在野火旁邊……（失去知

覺）（看護上）

看護 死了麼？

車 失了知覺，什麼事？

看護 電報，莫斯科來的。

車（看了電報）你寫回電。（唸要寫的電文）

『傷很重。流血太多。生命危險。已施初步外科術治療。因病人虛弱故主要手術待緩行。此地病院無甚雜開刀工具，火速寄來，車爾內赫。』準備開刀吧。

（看護下，車一面準備行手術，一面說話，好似向華。）

誰知道你的命運

靠着無名的一座山。

下了雨，起了雲，

推動了地面上的皺紋，

人們被壓迫在窒息的籠子裏，爲得把這些俘虜救出來。

莫得里科夫不僅祇會死，

更可怕的是和林娜吵嘴了。

生命，你常常是好比手槍對準太陽穴，——

他快活，他能幹，他是個工作人，

可是死降臨了，好像從屋頂上跌下來的。

死飛來了，好像狗從門底下跳出來。

假如是偉大的原因也罷，

假如是死前有力的呼喊也罷，

可是在大雪的區域裏——

年代的碎片，灰塵，磚頭。

什麼都親手檢查過了，

把大雪塊捧在黑暗裏去了。

但是石頭，一個頂微小的石頭，

替山向他報了仇。

是這樣滾着，罵着，喘氣着，
大自然沉默着向人顯本事！
在這個世界上一切是混亂的，
我們不過是牠的很小的一份兒。
那麼，小雞兒，不要上火鍋子，
坐在翅膀下面，一年又一年吧。
翅膀，牠救不出死來，
但是牠可以避一避石子。
你既然是人，就不要向山威嚇，
牠用死向你揮來了……

- 華 大夫！可不可以和你辯論辯論？
車 假如罷來了，辯論吧，
華 （時斷時續）我等你的刀子救活我，
不要把我送在死的手掌裏，
我想，你是有權威的……
車 什麼！我敢問？
華 大自然，
你原諒我，忽然你是奴隸，
你發抖麼？
車 我發抖？在誰的面前？
華 在牠面前，
在大自然的面前 當然！我弱了，
弱了，但是我還是比你強些。
車 病人，不要說話！

華 你說的對，我害病。

我的模樣相當的沒有能力，
但是我有一點布爾塞維克的志願。
牠征服得了混亂，（熱烈）
假如海洋通過雲霧滾過來，
牠也會消失的，
假如我們對牠說：海洋，死去吧！
牠一定就會死，你相信吧：（又轉弱）
看，我呼吸都沒有力氣了，
但是絕不向風和水投降，
我們和你……有共同的目的……

車 什麼目的呢？

華 人們的幸福。

看，
死在我的床底下沉默着，
難道你碰着它，和牠掙扎，
你不快活麼，你沒有火光麼？
難道你在這樣的時候
不感覺得時間的奔跑麼？

車 我和我的主顧（病人）不辯論，

我用刀割他們，年輕人。

華 人們啊！他們感覺得風，

他們現在工作去，
少年，少女，小孩——小孩！

我沒有看見他們，但我救了他們。
沒有比他們更好的，更有力的，
她們什麼大雪也不怕，
祇是可惜天下的母親，我的母親！
她們永遠不會換自己的兒子，
我有一點兒怕，大夫，我不隱瞞。
我沒有完全精通這死的道理，
造化給人的血未免太少了，
牠現在對我多麼需要！
大夫……（失去知覺）

車 他們都是這樣，常常是緊張的，
讓生命掛在一根絲上……

（兒童團員上）

女童 大夫，他現在怎麼樣了？

車 這是什麼一個兒童院？
你們從那裏來的？

男童 剛才從門背後進來的，

車 你們在那裏很久麼？

男童 一個鐘頭。

女童 我們相信，你能救出他來，

他救出了我們的水電站，

工人們，兒童們，紅軍們都幾乎犧牲了的，啊，他們真
多！

我們一家

就有六口人。

男童 我們兩人還除外。

(女童將一把花藏在背後，車看見了)

車 這個花圈完全不適合，

又溼又髒，這裏用不着牠。

女童 打溼了一點，不要害怕。

這是我們的花，你交給他。(向床走一步)

車 不要去，你們不能去的地方，不要去！

女童 你幫助他一點兒，啊，好不好？

男童 以後我長大了，他所有的病

我都替他永遠治好。

車 快是夜裏了！你們怎麼敢走！

到水車站的路很遠的，

男童 可是還是沒有來得及說出要說的話！

女童 再見，大夫。

男童 大夫，請了。

(醫生送小孩們出去)

車 今天晚上真發了瘋！

許多的人碰了鬼走到這裏來。

病人作很長的演說，

而童子團員喊：請了！

都想和悲哀鬥爭。

活得都膩了。

(看護上)

準備注血，

看護 但是誰給他血呢？

車 我，

看護 你？大夫！但是你的健康呢？

車 看護，莫姑着像木頭一樣，

我有這多的血，

可以借出一杯，

看護 大夫，你憐惜自己吧！

車 看護！你彷彿又在開談判？

我的，從沒有救過別人的血，

對於他是多麼需要！

但是我相信，就在這裏，很快的，

他會組織一個什麼新的隊伍，

把這個血流到山上或海裏，

爲的一些不很相識的兒童們。（捲袖子）

看護 唉，人們是這樣下決心的。

車 他和血飛去迎接年代，

他不會貴重我的血，

但我還是給他。

——幕下——

第六場

莫得里科夫的家，佈景同第三場，瑪、娜、麥。

瑪 一天過了，可是華西沒有，
我要是知道往那去，我去接他，
麥 會回來的。如同詩人所說的：
音樂響起來，臘燭點起來，
酒席擺起來，這個時候不遠了。

娜 開始罷？

瑪 女演員！最好到廚房裏去看。

娜 廚房以後再說。現在上課。

麥 你女兒的天才不會磨滅的。

瑪 上課吧，可是我對於你們的課程，
是一點也不感覺興趣。（下）

麥 我們原諒她。戲劇開始。
池座響動起來了，如同詩人所說的。

（娜在他的對面立着，面向門，預備讀台詞，麥拿書，
按照着看下去）

娜 （朗誦）『是時候了，我的朋友，已經夜了，
戰爭在等待我們，戰雲會遇着我們。
呵，我的母親！把自己的親生女兒
她交付給風和火焰，
親生女兒到黑暗裏去，到戰鬥中去，
風弄着古琴。
呵，母親的慈愛，世上還有什麼感情
可以和你們的仁愛相比的？
我還可以說什麼樣的字

比『母親』這個字還好的？
我的親愛的，你去吧，我看見了母親，
讓我和母親作別吧，我的親愛的。』

（略停）

怎麼樣？

麥 娜達沙，顫動少一點，
這樣的角色現在不作興，
我記得，斯列別托瓦演過
這個角色，在九十二年時。（註）
她本來蠢！

她本來小！

可是祇要

她說一句：

『讓我和母親作別吧！』

你已經覺得憂愁，
你哭，眼淚不能不出來，
全戲院充滿了悲痛。
在二十年，在四十年的時候，
在唐波夫，我記得，省長自己，
本是個笨虫，——這時也號哭了！
當女演員有真的力量時，
當她的話打進了心裏，——
讓人們說：她不漂亮，

註：意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

我認爲沒有比她更漂亮的面孔。
可是現在這個女的，那個女的，——
裙子，小提包，高跟鞋。
玩武藝，耍花樣，——
但是，心，演員的心沒有。
演員們！看吧，時代多麼年青。
鮮明的旗幟非常之多，
可是新的莫洛瓦（註）在那裏？
她一出台全體感動！
或者是你們沒有角色可演？
或者是你們的心不夠熱情？
假如我有那樣的外表，
我要自己演一個蘇聯英雄的。
假如我還有青春的氣概。
可是我爲什麼坐着發愁？
娜達沙，演員，老的馬
只聽見軍號一吹，就會奔去。
沒有心，朋友，就沒有藝術。
你剛才說了：我的親愛的，我勸你……
但是我看了又看，空的……
看來，你有一點愁悶了？
那不必，你是有天才的。

娜（高興）烏拉地米爾·尼科拉依奇！

註：俄羅斯名女演員。

麥 (嚴肅) 台詞完了，
應該是好像那個親愛的在這裏。

(斯——躲避麥，脚尖踏地輕輕地上，他對娜作記號，示電報，娜唸台詞，好像對他)

娜 我還可以說什麼樣的字
比『母親』這個字還好的？
我的親愛的，你去吧，我看見了母親，
讓我和母親作別吧，我的親愛的。』

(斯下去)

麥 對了，對了，不壞，愛情。害怕。
親愛的在這裡，心裏感傷，
再唸下去？

娜 (對斯) 安靜一點。
我應該說多少次？去吧！

麥 (找書) 錯了，這句話不對。

斯 娜達沙！

麥 (回過臉去) 又要跑麼？
年青人，你簡直糟糕。
什麼地方都有你，
藝術從來不妨礙愛情。

見了愛，它就去的。(預備去)

(瑪上)

瑪 娜達沙，我的手巾在那兒？(見斯)

斯 一切都完了！

瑪 又來了？有信麼？

斯 電報。

瑪 給娜達沙的？

斯 給娜達沙的。

瑪 給我。

斯 不行。

瑪 滾你的蛋！我禁止你這些把戲。

你逗引女孩子，還是個送信的哩！

拿來！（奪出電報）

現在你滾。

斯 娜達沙！

瑪 （打開電報）得了，回家去。

斯 （失望，對娜）這是說你哥哥的。

娜 說哥哥的？

斯 說華西里的事的。

（瑪讀完了電報）

瑪 華西，華西呵！我的兒子。（幾乎倒下去）

（大家都搶上她跟前去）

娜 華西！媽媽！媽媽！

斯 （失望）你看！

麥 （對斯）死了麼？

斯 受了傷，但一定會死的。

（麥掩住他的口）

麥 朋友，你不是醫生，你是送信的，

不要這樣隨便肯定。

瑪麗亞·彼特洛夫娜，他受了傷，
他會好的，瑪麗亞·彼特洛夫娜，
我們那裏曾經有一個演丑角的，
跌傷了，但是還是活了……

（瑪哭）

娜 媽媽不要哭！

瑪 華西奧加，兒子！

娜 媽媽！

麥 來，把她安置睡去，

斯 我來幫忙。

（斯與娜扶瑪去）

麥 看來是沒有了力。

十月的日子，不是六月的。

長到她這個年紀，

你也會哭的，

華西！

很遠，很黑的道路蜿蜒着。

這就是他回來了。（林娜上）

林娜！（哭）

林 不要哭，

你陪陪瑪麗亞·彼特洛夫娜，

她很難過，你想想——兒子。

麥 母親的愛是很深的，

兒子長大了，於今……（下）

（林娜一人）

林 爲什麼時間過的這樣慢？
還是昨天他在這裏站過，
他的臉上顯得疲倦。
但他鎮靜，堅定，但是我，
我還懷疑他的心，
他知道，雪山是含着犧牲性的，
他也許活不久了，
但他鎮靜，堅定，但是我，
我懷疑他的心！
我的祖國！你聽見麼，他救出了
幾乎遭了死的人們，
他愛他們比自己的性命還深的多，
可是我，我懷疑過他的心，
我的道路在那裏；我往那裡走？
我怎麼能比他的心？
我經過什麼樣的雷雨走去？
我經過什麼樣的暴風雨飛去？
還是昨天，他笑過，昨天，
他着急，說膝頭碰傷了，
買了件襯衣……

於今——山，
就讓它把我也壓死了吧……

(馬上)

馬 林娜！

林 馬雅克？出去！

馬 不要趕我，不要，
瑪麗亞·彼特洛夫娜怎樣了？

林 病的厲害，

馬 我明白了，林娜，俄徹列特是對的，
華西里是對的，但是我，我淺薄，
我想到處作第一名。

林 他也不願作灰色的陰影，
但是，華西里所看見的是人，
你所看見的却是功名。

馬 他是我真正的朋友，

林 但是你怎樣回答他的交情的？

馬 他的交情沒有憐惜之心的，
但是那是世上最大的交情。

(俄上)

俄 麥得維得娃同志，你好，母親怎麼樣了？

林 很不好，病的厲害。

馬 院長同志，我應當說……

俄 以後再聲明，現在應作事，
每秒鐘都是很貴重的，
每句多餘的話都是罪過，
莫得里科夫盡他的力，執行了命令，

我們應盡我們的力救莫得里科夫，
車爾內赫大夫請運去
開刀的工具，
到巴基爾十個鐘頭的路，
麥得維得娃飛行員，
請你收拾，
現在是五點半，六點的時候——
你飛去。

林 謝謝，院長同志。

（瑪上，她後面跟着娜、斯、麥）

俄 瑪麗亞·彼特洛夫娜！

林 （向父）你怎麼讓她看見了？

娜 世界上再沒有比這一刻更痛苦的。

俄 瑪麗亞·彼特洛夫娜，你躺一躺。

瑪 不。

俄 你很弱吧？

瑪 不，我康健，

讓我說說話。

全世界都聽得見母親的話，

這是最後的一句話，

我是工人的母親，我不哭，

讓我的兒子都聽見，

在海參崴，

在莫斯科，

在加桑。

我的兒子們！

你們的兄弟華西里受傷了，
在山和雲霧中間躺着不動，
在他的上面飛機在雲霧中飛，
在他的上面青年的鷹在叫，
我的兒子們！

你們兄弟救了人，
親近的，

不認識的，

遠地方的人，

我的兒子們——在空中，在水裏，
在莫斯科，

加桑，

海參崴，——

我，工人的母親，請你們，
我願意看見你們快樂，有力量，
但是假如你們要去死——
要像你們的兄弟華西里那樣，
假如由這一個邊疆到那一個邊疆，
有消息說，敵人到了我們的邊界上，
我自己替你們洗衣服，
給你們放到包袱裏，
在家裏打開窗子，

向你們揮手，送你們上戰場……

麥 『呵，母親的慈愛，世界上還有什麼感情，
可以和你的仁愛相比？』

——幕下——

第三幕

第七場

【五一】水電站的病院，兩間房子，在右邊一間大的、光彩的房子裡躺着華，左邊的一間可作爲等候室，開幕時車和林在那裡，戲劇動作輪流着在兩間房子裡，一時在右間，一時在左間。在左邊一間房子裏：林娜，車爾內赫。

林 我在這裏已經坐了整三天了，

你說，手術經過很好，

爲什麼不讓我到他那邊去呢？

車 放女人到病人跟前是危險的。

林 大夫，對不起，你真有點怪。

車 英雄同志，我對你說。

當我差不多在你這樣年齡的時候。

對大夫比較有禮貌一點，

林 （不好意思）對不起。

車 哼—哼！

林 本來我……

車 請。

林 我這樣着急，大夫，請你瞭解……

車 喏，得了，我讓你進去，

但是假如你們又開起大會來……

雖然這裏不是開大會，多半是唱情歌，

古代的規則：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

呶，我要給他準備準備，

但是你要記住——抒情詩也是有害的。（到華室去）

林 我對他說什麼，用什麼字句？

我，好像是，簡直會發瘋！

想想吧——我們中間有一道鴻溝，

而這道溝是我自己挖的，

但是我舉步，我對他說：華西里，

我愛你，也永遠愛過你，

沒有你我不能再生活下去，

你是英雄，華西里，你……

（息燈，右房：車和華）

華 廢話！她就是這樣，憐惜可憐人，
她本來就不願意和我在一道，
我不願見她，有害。

車 依我看，這有益處，病人。

華 我平靜了，大夫，過去的事如同烟霧，
林娜去了，我一個人留下了。
不需要什麼解釋。

車 當我年輕的時候，
這樣的事不這樣容易平和下去的。

華 你真有點怪，大夫。

車 呵，原來如此！

華 我和她談話，和入雪似的，危險。

車 我聽了兩次，我有點怪。
但我兩次都不同意這個考語。
準備迎接吧。（放林進來）

林 你好，華西！

華 林娜？敬禮……

（車翻櫃子）

車 我的工具那裡去了，
我去找找，這裡，看來是沒有的。（車下，稍停）

華 健康怎樣？

林 好了些，你呢？

林 沒有什麼，

華 媽媽怎麼樣？

林 好了，想到這裏來。

華 你的父親好麼？他的演出怎樣？

林 好。演出很成功。

華 嗯。

（略停）

林 嗯。

（略停）

我應該說明。

華 說明用不着。

林 但是我願意……

華 不，用不着，道路是很明顯的，
它們是分歧的，——沒有辦法，
我們中間有過許多好的，
對這我感謝，感謝一切過去的。

林 （差不多哭了）華西里！

華 （同樣）林娜，甚麼？

林 （制住自己）幾點鐘了？

華 不久，好像打了六點。

林娜，再坐一坐。

林 時間很少，
到飛機場有八里路。

華 爲什麼剛好是你飛來了？

林 沒有別的人，這不算什麼，
飛行的路途好，再見，華西里。

華 向朋友們問好。

林 好。（出去，好不容易制住眼淚）

（息燈，左邊房間：車和林）

車 怎麼樣？就完了？說够了麼？

可是我還沒有找到工具，

嗚，一切平安無事麼？

林 是的，一切都很明顯。

我在這裏什麼也沒有了。

車 什麼一回事？

（林哭）

林 我是這樣不幸福的！

車 原來，女飛行師也哭（給林喝水），

喝喝水，看來，我沒有看得好，

什麼回事？你說，難道你是啞子麼？

林 （流淚）怎麼可以，救人，

而沒有心！不懂。

（車攤兩手，燈熄，右邊房間：車和華）

車 喂，談話也驚動了你，

不要緊，她會安慰下去的。

華 我是如何的不幸福！

車 怎麼樣，你也是這樣？

華 爲什麼她飛到這裏來？

車 喂，年輕人，和血裏的火，

和大海洋，一兩句話便辦完了，

現在我看，愛情的自然性，
是你唯一不能征服的東西，
自然，這是你個人的權力，
但是，假如是我，對付林娜可能好一點。
她爲了你，經過了兩次雷雨，
穿過了四次雲霧飛了來的，
她插過了火熱的風來到這裏，
打退了幾十次砂石的進攻，
只有心愛的人是這樣做的……

華 我們所有的飛行員都這樣做，
車 可能的。你知道得比我明白，
你看真理看得對些，
但是所有的飛行員都哭了嗎？
也許就只她一個？

華 她哭？
車 是的，而且喊：我沒有幸福！
好像山把她壓死了似的。

華 大夫，大夫……

車 於今你明白了？
現在你清楚了！噯，英雄！

華 我現在完全用另一副眼光看事情，
那是她愛我？愛或是不愛呢？

車 你看，假如你對她這樣說了，——
你就能得到明確的回答，

可是現在——嘿！——線索掉了，

華 再看見的時候，會下雪了，

大夫，找她回來，找她回來！

車 嗚，這又未免過甚了，青年人，

你想派我去挑水，

叫我打掃書房，

我可是個外科醫生，這裏

沒有要開刀的理由可以藉口的，

這種事，有人可以幫助你，——魔術家吧，

他能在胸脯上洒點聖水。

華 大夫！

車 不要嘆息了，

我現在想法去把她我同來，（開始換衣服）

我把未婚妻找到這所房子來，

正是所謂——打開天堂之門。

華 大夫！快點！你給了我一些血。

車 這原是我的錯，血起了作用！

華 我很可笑，大夫，但是你懂得……

車 唉，我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

（車走去，左門口碰着兒童團員）

女童 祝福你們！我們剛才遇着了姑姑。

她要我們轉達她的敬禮。

華 給誰？

男童 難道你們是認識的麼？

車 究竟你們在那裡看見了她？

男童 什麼那裏？她往飛機場去了，

女童 她，怎麼的，還哭着臉。

男童 一定是不想飛去。

車 一定，你說的對，看得透的孩子，（重新穿白衣）

好了，莫得里科夫，情形很壞。

（音樂的飛機聲）

女童 （跑向窗）看呵，看呵，飛機！

華 她的飛機！（轉動向窗）

車 病人，不許動！

你瘋了？憐惜自己吧。

（飛機聲近了，女童和車看窗外，華拉男童到身邊，抱他。）

華 （對男童）小孩，假如你有一個未婚妻

離開你飛去了，

無論你在作什麼，

無論你在那兒，

你會想看見她吧，

你會跟着她飛上去吧？

男童 假如是休息日，——我一定飛去，

車 （指男童）他就是愛情也征服得了。

華 （微笑）他對的，

女童 （從窗戶）她飛到我們這裏來了！你們看！

（除華外，都到窗前來，飛機聲愈急愈響，）

男童 往下降，

女童 又很快的往上升，

男童 停住不動了，

車 （對華）你能把她找轉來的！

女童 跌下來，跌下來，像星子一樣。

男童 又往上飛了。

女童 在我們的頭上飛。

車 （對華）你說，她常常是這樣飛呢？

還是只在和你吵嘴之後？

（飛機聲很近，好像飛機正在這間房子的上面飛過，華向着飛機。）

華 林娜！罵我吧。我無用，

對我一笑吧，請你，在藍色的天空，

因為你的一微笑，我莫得里科夫

就會健康，也用不着醫藥。

我請你說一句話。

林娜，你現在是如何的美！

我只剩下了眼睛、

聲音和一顆心，

手是沒有力的，

可是我和你在一起，在飛機上，飛吧！

然而，為什麼在我的周圍——

玻璃和牆壁……

男童 （對車）請告訴我：叔叔是個演員？

車 演員。

男童 什麼演員？

車 在現階段是一個唱男高音的，

(飛機摩托響)

一幕下一

第八場

莫得里科夫家裏，佈景與第三及第六場同，只房子收拾得更漂亮一些。瑪和外勤記者。瑪忙得很，在弄家務。

新聞記者 (一面寫筆記本子) 和莫得里科夫的母親談話。

好得很！對不起，你怎麼說的？

瑪 我對你說得清清楚楚，

兒子尼科拉伊從加桑，

伊凡從海參崴回來了。

全家在七點鐘集合。

你原諒我，

我真跑累了。

新 瑪麗亞·彼特洛夫娜，你到車站去了麼？

你迎接了英雄們？

瑪 虧你說！

院長同志用汽車

把我和娜達沙送到火車站，
人呵，軍隊呵，火車到了，
大家都跑上去，軍樂隊吹了，
這樣熱鬧，這樣好，
我好不容易才抱了華西興加，（跟踉幾步看鐘）
七點差一刻？七點的時候……

新 準七點麼？

瑪 對啦，我想，準七點。

新 這篇報告文學叫做『家庭全會』，
謝謝瑪麗亞·彼特洛夫娜同志，
但是談話還沒有完，
我們只是中斷一下，
吃飯的時候我會出席的。

瑪 （不很熱情）那只好再添一套刀叉。

新 可惜，我沒有想到，已經晚了，
很可以把你歡迎兒子的事廣播一下，
『注意！聽刀子響。……
我們的廣播機在蕎麥飯旁邊……
聽，——這是湯瓢子響……
英雄的母親在吃麥飯！』

瑪 甚麼蕎麥飯？我們要喝一喝酒的。

新 這個却不該廣播，
再見。（下）

瑪 謝天謝地！今天是六號，

這是說，兄弟們快相見了，
可以擺設桌子了，
現在大概不會飛散了的，（擺席）
不安靜的孩子們現在不同了，
他們說，我們只外面去一回兒，
可是他們走到地球的角邊去了，
去炸山，拿着降落傘飛去了，
或者到海裡去，穿過霧和風，
或者到礦洞去，在地底下走，
現在的孩子們是這樣的——
怎麼也看管牠們不了，
看，我在這裏談話，
我的事情還真多着哩，（門鈴響）
鈴子響！假如又是那個外勤記者，
不放他進來，對他說，我也飛去了。（開門，兒子伊凡上）

伊 媽媽！

瑪 凡仰（註）！兒子！長子！

伊 許久沒有到過這房子了！

瑪 呵，你長得這麼高了，

伊 下了決心，媽媽，要長天那高。

瑪 唉！好像，就是昨天

我抱過這個娃娃。

看來，我們的時候到了，

註：凡仰是伊凡的暱稱。

給我們的年歲太少了。

伊 把牠延長，媽媽，把牠延長一些，
你要活一百歲，甚至還多點（看窗外）。
媽媽，哥里來了，——和他媳婦一道。

瑪 難道哥里結了婚麼？（伊凡去開門）
好，這哥里，我不原諒他，
他好，但是我也執拗，
我在莫斯科替他找老婆，
可是他在加桑結婚了！（哥里和妻上。）

哥里 媽媽！

瑪 好！媳婦叫什麼呵？

哥 耶夫庚尼亞。

瑪 你怎麼的，你的加桑的靈魂，
沒有要母親替你們祝福；
得了，媳婦實在太好了，（親新婦）
孫兒子沒有麼？

哥里妻 你說什麼，媽媽！

哥里 媽媽，她害羞哩。

瑪 這有什麼可羞的！
我是老太婆，樸素的，直爽的，
如果不對，請原諒，
好，得了！時間還有的是，
你們大概不馬上就要走的，
（門鈴，幼子彼得急急跑上。）

彼得加！好！住在阿爾巴特，
本來，好像很近，但是到遲了，
你不害羞麼？

彼得 報告，

瑪 一點不差？

彼 電車，媽媽……

瑪 彼得，噯…噯…噯！

你看凡仰從海參崴來了，
他也不說是電車就誤了。

（弟兄們道好，握手）

彼（向哥里）大學教授！還是和從前一樣教導別人聰明起來？

哥 你還是和從前一樣作小孩子？

彼 我們也實在少見面哩。

伊 這就是說——也少分手！

（麥、娜、斯、上）

麥 瑪麗亞·彼特洛夫娜，我是多麼幸福……

（見兒子們，不好意思）

對不起，外面來的人們。

瑪 這些都是我的兒子，

娜 凡仰！哥里！我，我，我……

麥（隆重地）弟兄們！替你們的妹妹高興，
她是一個女演員。

瑪 考上了？

娜 我很幸福，媽媽！

麥 什麼叫考取了。
我親眼看見了，
她把全場舉起來，
所有的人的眼睛發燒，
所有的人的面孔都感動了，
我說：這是我的學生，
她受歡迎，我也分了一點光彩。

瑪 我的女兒呀！

麥 這一步已經走上了，
更高些舉起藝術的旗幟，
送信的不會妨礙戲院的。

斯 因為戲院不妨礙送信的。

伊 送信的？

哥里妻 這是什麼意思？

麥 秘密，但是很快就可以打開的，
我們這裏還沒有英雄嗎？

瑪 快來了，可是林娜沒有。

麥 一切都會妥當的！目的達到了，
女演員，女演員是我教育出來的。

娜 考試過後，開了晚會，
烏拉地米爾·尼科拉伊奇唱了歌，

麥 獻了獻醜。

伊 請唱一唱！

麥 不！

娜 請求你！

瑪 就唱吧。

彼 我們請你。

哥妻 熱烈地請！

麥 當女人要求我的時候，
我再也不能拒絕，
朋友們，有過時候，我是唱過的，
可是現在老了，衰弱了，
現在我的歌勉強地活着，
勉強地燃着。

給『基塔拉』，（弦琴）

（娜已準備基塔拉，麥唱）

在我們隊伍裡有兩個朋友，
唱歌呀，唱歌！

（歌曲轉到音樂隊，熄燈，下一場配着低的歌聲，前
室一走廊一那裏有林娜和華西里，林娜要走。）

林 嗚，你回家了。

華 嗯。

林 嗯。

華 生活得怎麼樣？

林 不錯，

華 不錯？

林 喏，再見，

華 林娜！

林 華西里！（親嘴）

華 林娜，你知道，我真是傻瓜，
我在病院裏的行動很不漂亮。

林 華西，我也不該那樣的。

華 林娜，你去了之後；飛去了……

林 不要記起那些……

華 我咬破了三條手巾，
我想上去。想飛上天去。

林 可是我想降下地來。

華 我笨。

林 我也笨，沒有疑問的，
一切都是我自己錯了，（親嘴）
我們這是作什麼？求愛麼？

華 很自我批評的。（親嘴）

林 你是英雄！

華 林娜奇卡，不要講的太漂亮了。

林 我對你肯定，——你是英雄，
你有真正的心，華西里。

華 你是女英雄，在夜裏
通過水，穿過風的飛去，
打退幾十次砂石的進攻，
只有心愛的人是這樣的做！

林 所有我們的飛行員都這樣做！

華 林娜，你感覺得時間的奔跑，

你對生活看得不同些，不像我，
你是個出色的人。

林 出色的？這是什麼意思？

華 別開玩笑，林娜！世界上
沒有過像我們的愛……

林娜，當我們的孩子們長大起來……

林 怎樣的孩子們？我們到媽媽那裏去，

華 什麼怎樣的？

林 （示門）TSS！當心些（註）。

華 對家庭這個問題我不大懂得，

但是我想像到，有可能
出現幾隻小孩子。

林 （又示門）他們會走進來，而我們在這裏親嘴，
我們去吧，

華 看，你又嚴肅起來了，

林 去和一家人聯合起來

華 和一家人？有！

（馬雅克上）

馬 莫得里科夫，請你，說兩句話。

（林進房間去了）

華 我聽，哥里，我注意聽。

馬 現在你是英雄，

註：俄國人叫人閉口或靜止時常伸出一個指頭放在唇邊，齒間發出「TSS」的聲音。

我知道，你沒有趣味
和我在一道，和我談話。

華 得了吧。哥里！

馬 我只想說，
不是對觀眾，不是對一羣人，
只眼對眼，對你一個人坦白地說，
我認爲你是英雄，
你，華西，也不要鄙視我；
你相信吧，我知道，我是如何的卑下。

華 不，我愛你，尼科拉伊。

馬 但是你有許多處所，是我恨的，
如果你不願意聽，你去，我轉過背去，
但是我還是說，不多話，不開玩笑，
我自己的渺小的生命
無論什麼時候我準備犧牲。

華 你的聲音裏面又含着毒恨，
可是這裏看不見什麼敵人，
但是我證實了：生命——這是一種東西，
保重牠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去，吃點東西吧，我的老土工，
爲交情，爲我們的生命去喝一杯，
你相信我，哥里，有的山
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
牠們立着，過於驕傲的，

把牠們爆炸吧，哥里，爲着蘇維埃，
工作多得很……

但是——

對我媽媽一聲也不要響。

馬 再見！

華 留下來！

馬 不，你是名人！

我呢，有平常日子的勞動，
在這裏，自然沒有別人可以代替你的，
可是沒有我，不會發生甚麼困難。
我今天值日，再見。

華 再見。（馬下）

這少年還得鍛鍊一番。（進房間去）

（外室燈滅，大房間照亮，大家都在聽麥唱歌，華悄悄地走入，站在後面）。

麥 我在舞台上見過不少，
沒有比我的道路還妙的，
我聽見過：大維多夫唱過關於老人的歌，
沒有比那個更好的：（唱）
日子真好！太陽光真可愛！
河流和歡笑，風帆飄在水上，
但是不要叫我，我的年輕的朋友，
讓我在這裏，我已經是灰白頭髮的老頭了，
我也不能起來去迎接朋友了，

我也不去搖動我捲頭髮的頭了，
到爐火的近邊去吧，——快是晚上了，
多一點熱氣吧，——我是灰白頭髮的老頭了，
愛情已經不能擾亂我了，
呵，迎接青年時代吧！在伏爾加河邊有寂靜的花園。
我的愛情現在也像個老太婆了，
頑皮的小孫子們在她的周圍吵鬧。
但是，朋友們，你們把我的心燒熱了，
一陣少年的風吹進了牠裏面去，
我本是在你們的搖床旁邊站過的，
朋友們，擁護生活，擁護那不平安的狀態，
擁護森林的聲響，擁護水上的風，
朋友，領我去，領我一塊走路，
不要相信我是灰白頭髮的老頭，

（略停，鼓掌。）

華 謝謝，烏拉地米爾·尼科拉伊奇！

我沒有聽過比這更好的歌，

（大家這才看見他，握手，親嘴，歡呼）

全體 林娜！

華西！

兄弟！

華西里！

麥 英雄，英雄到頭髮的根。

（瑪抱了抱華）

瑪 你怎麼的，也不告訴母親！

跑去了，這裏坐着着急，
好好地看一看你的母親，
噯，你這頑皮的！（哭了）
華西呵，華西呵！

有這樣的孩子，糟糕。

華 媽媽，請原諒我的不是，
我發誓，從此以後，我
沒有你的允許，決不出去，（向第一個兄弟）
莫得里科夫少將！你的臉色很好。

伊 全體遠東的軍隊都着急地留心你的行踪。

華 那邊的海洋怎樣的？

伊 海洋嘯着。

華 鯨魚呢？

伊 在受着監視。

華 （向第二個兄弟）大學教授！我看……你是成了婚。

哥里 我給你介紹我的女人，

華 大學教授，你很成功，
叫她充實了我們的家庭，（向第三個兄弟）
彼得加！莫斯科的電車怎樣？
從這裏到阿爾巴特要走多久？

彼得 你再碰到大雪山的時候，請不要炸，
留一點給你的弟弟，
噯，我慶賀你！

哥里妻 我也慶賀你。

娜 (和斯一道走攏來) 華西，也接受我們的慶賀。

麥 在我們共和國裏
全家都是戰鬥的慶賀。

瑪 停止談話，請就席位。

麥 我當主席，——我老，我的頭髮白了。

(大家就桌位坐下)

好，現在我們把領帶蓋起來，

如同詩人所說的，

我希望你們的酒杯不是空的，

給英雄戴花圈吧，

酒杯雖小，

意思却很大……

(門鈴響)

瑪 這是找華西的。

林 沒有疑問。

麥 他馬上又要到遠的地方去的。

(俄上)

華 塔拉斯·彼得洛維奇！

林 敬禮！

瑪 敬禮！

院長同志，我們等了你。

俄 飛行員麥得維得娃，有給你的命令。

瑪 我剛剛看見我們媳婦。

俄 請準備。過一點鐘後，

有一個小小的旅行，

林 上那去？

俄 這是秘密。

麥 一秒鐘一秒鐘的飛去，

時間的風快而厲害。

朋友們，這正是如同現在所說的：

一點鐘——這是一大塊時候。

在薩瑪爾，曾經有個演員叫明範

在一點鐘之內他能作許多的事，

又哭，又唱，又彈琴，

快要不失去我們的一瞬間了吧……

（門鈴響）

門鈴響了！

（車爾內赫上）

華 米海爾·米海羅維奇！

林 車爾內赫同志！

麥 大夫！我們的快車真無止境。

車 （對華）第一：祝福好，第二：——

你給我的地址不對。

我找了半點鐘，跑到別人的家裏去了，

在地底下，黑暗的很。

麥 忘掉世上所有的麻煩事。

生活的意義——看吧——在這張桌子上，

車 莫得里科夫——忽然和一家人圍着桌子坐着？

你爲什麼不再上戰場去？

（娜不好意思，走近車）

娜 大夫！對不起，我和媽媽，兩個人的，

請拿着。（想給車一束花）

華 （微笑）花圈！

車 （對娜）噯，怎麼，不敢當！

娜 假如不是你，現在……

娜 （生氣）那我頂好是走！

（瑪抱着他）

車 噯，你真……

（車拿着花不知怎麼辦）

華 花圈！

車 （生氣）在一個條件下是花圈，

在別一個條件下——是花。

（大家叫他坐下）

麥 好了！把門關得緊一點，

我們應該取得勝利，

請相信，蘇聯的戲劇，現在

總是用豐盛的酒席作煞尾的，

我們不許人破壞這場吃的，

鈴子睡着了，和小貓在桌子底下一樣，

酒杯雖小，意思却很大。

（門鈴響）

又來了！我只好辭職。

（俄速走進門，略停，大家等着，俄回來，手裏拿着紅票子）

俄 請原諒我，兩句話。

麥 唉，看來今天是吃不成了。

俄 政府請莫得里科夫一家人，
到克里姆林宮去作友誼的談話。

瑪 到克里姆林宮去？

娜 一家人？

俄 有反對的沒有？
參加談話的有
車爾內赫大夫，俄徹列特師長，
有功勳的演員麥得維得夫，
送信人斯徒登錯夫，汽車在下面等。

林 我呢？

俄 你——是●家人裏面的，
政府裏對這點是知道的。

娜 媽媽，你說，你流下了眼淚？

麥 啊，在那裏我們一定要吃一頓的！

（混亂）

俄 （向林）呶，你覺得這個小的旅行怎麼樣？

林 啊，你原來是說的這個麼？

娜 （對斯）沃羅迭，我的手套丟了，找一找吧，

斯 在那裏呢？

娜 我放在沙發上的。

瑪 我的上衣不見了！

娜 唉，你看！

斯 快點穿好衣服，

（娜，斯，弟兄們下）

華 媽媽，斯大林會到你面前來的，
你不會着慌麼？

瑪 怎麼，華西！

我們原來是一個種類的人，
一同經過了黑暗的夜裏，
斯大林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我呢，是勞動人民的女兒。

麥 這才說的對！沒有多餘的話，
這比一切的歌都響亮。

（一家人都去了，留下俄，華和麥，第二個外勤記者跑上）

記者 難道我到的遲了？

難道酒席完了？

請告訴我，莫得里科夫在那裏？

呵，就是他。

俄 呸，華西里，當心些。

記者 （對華）我哀求你！只兩句話：

你說一說你的生活。

（華跑下）

記者 跑了！

(麥拉了記者的手，牽他到窗口)

麥 少年人，看看這裏，
在舊的克里姆林宮上面——年青的五角星。
戰士的歌聲在遠處響着，
轟炸機在黑暗裏飛過去，
在東巴斯礦井裏，在烏拉爾火爐邊
我們孩子一輩的人們在作工，
夜裏充滿了暴風雨，雷電，
兵船的燈火在海洋上點燃了，
風吹動着紅旗……

俄 (拉去麥，對記者) 這就是——他的生活，

(遠遠地聽見歌聲)

北風吼着，『紮緊些！』
歌唱啊，唱歌
這一個用袖口擦眼淚，
用手掌一揮，那一個。

——幕下，全劇終——